

“八哥”词源考*

陈宏 赵卫

[提要]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考证汉语鸟名“八哥”的来源。这种鸟汉语原称为“鸚鵡”，为避南唐后主李煜的名讳，改称“八哥”。“八哥”在汉语词汇系统中不具理据性。依据苗族迁徙史和南唐相关史料以及“八哥”在汉语、苗语中的语音关系，大体可以推断“八哥”可能是汉语按音译方式从苗语湘西方言借入的。

[关键词] 八哥 鸚鵡 汉语 苗语 借词

汉语的“八哥”可以是一个短语，指称兄长排行，如“第八个哥哥”，也可以是一个双音节单纯词，指称一种鸟。因这种鸟能学人说话，因此，汉语俗语常称说话中听、能说会道的人为“巧嘴八哥”。构成“八哥”的两个单音节语素也都可以独立成词，“八”为数词，“哥”为亲属称谓名词。汉语并没有用数词或亲属称谓名词给鸟类或其他动物命名的传统习惯。从汉语的角度来看，“八哥”的构词不具有理据性。除“八哥”外，现代汉语尚有“鸚哥”“鸚哥”等几个由“哥”字作为语素构成的表鸟的名词。汉语为什么会出现用表同辈年长男性的语素“哥”来称谓能学人说话的鸟，“八哥”是从何而来的？本文尝试用文献研究法进行考证。

一 “八哥”“鸚鵡”的音形义

《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17）将“八哥”释义为：“鸟，羽毛黑色，头部有羽冠，两翅有白斑，吃昆虫和植物种子。能模仿人说话的某些声音。也叫鸚鵡”。

《辞源》（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8:0162）“八哥”词条解释为：“鸚鵡的别名。宋顾文荐《负暄杂录·物以讳易》：‘南唐李主讳煜，改鸚鵡为八哥，亦曰八八儿’（《说郛》十八）。按《广韵》谓鸚鵡为‘啾啾鸟’。”

从词形看，“鸚”“鵡”的形旁均为“鸟”，表示义类，“句、谷”分别为声旁。由“鸚”构成的词有“鸚鵡（鸟名）”“鸚掇（虫名）”。“鸚鵡”还可构成“鸚鵡眼”“鸚鵡舞”等短语。

《联绵词大词典》（徐振邦 2013:48）将“鸚鵡”的音注为：“鸚 qú，《广》其俱切，群虞平。群纽侯部。鵡 yù，《广》余蜀切，余烛入。余纽屋部”；释义为：“俗称八哥。羽毛黑色而有闪烁光泽，嘴、脚鲜黄，鼻羽呈冠状。嗜食昆虫，善仿人言”。许慎（1963:82）：“鸚，鸚鵡也。鵡，鸚鵡也。”陈彭年等（2002:62、135）：“鸚，鸚鵡鸟。”“鵡，鸚鵡。”何宁（1998:40）：

* 本文的研究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苗语汉语接触对汉语词汇影响的研究（TJYY22-002）”资助。本文写作得到南开大学曾晓渝教授的悉心指导。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鸚鵡不过济。”宋金龙(1987:50):“(五月五日)取鸚鵡教之语。”段成式(2007:109):“鸚鵡,旧言可使取火,効人言胜鸚鵡。”吴曾(1985:387-388):“秦吉了,出藤州。身紺,嘴丹,而眼旁有眉,如臙脂抹,弯环垂下,秀媚可爱,深类鸚鵡。”冯梦龙(1989:280):“这小鸟儿,又非鸚哥,又非鸚鵡,却会说话。”这些文献对“鸚鵡”的读音、形体、繁殖范围、仿生能力等作了记载。

“八哥”“鸚鵡”是不同历史阶段对同一种鸟的不同指称。从语音看,“八哥”“鸚鵡”相差甚远;从构词看,虽都是双音节词,但“鸚鵡”为叠韵联绵单纯词;“八哥”是由可独立成词的语素“八”“哥”复合构成的偏正式合成词,其词义并非两个语素义叠加,无法解释“八”“哥”与所指称的事物之间的关联。从汉语文献中找不到对“八哥”词源的解释。

二 “鸚鵡”“八哥”的文献分布与使用

据《辞源》(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8:0162),因“鸚鵡”的“鵡”字与南唐后主李煜的“煜”字同音,为避讳“煜”字,而将“鸚鵡”改为“八哥”。直到今天,人们都用“八哥”来指称“鸚鵡”这种鸟,使得“鸚鵡”成了只见于词典和古代文献的词。为了考察“鸚鵡”“八哥”的历时分布和使用,我们用北京大学 CCL 在线语料库^①进行了检索并作了统计。

(一)“鸚鵡”的文献分布与使用

“鸚鵡”在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共有 10 条用例。其中,工具书用例 5 条,用来与“八哥”词条相互注解;古代文化史文献用例 2 条,用来注解古代文献含有“鸚鵡”的句子;书画名称用例 1 条,出自清朝八大山人的《花石缸鸚鵡图》^②;短语“鸚鵡眼”用例 2 条。这 10 条用例都不是用来指鸟名的自由表达形式。

在古代汉语语料库中,“鸚鵡”有 106 条用例,使用年代历经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用例分布于 8 部作品,共 11 条;两汉时期用例分布于 6 部作品,共 12 条;南北朝时期用例分布于 6 部作品,共 6 条;唐代用例分布于 10 部作品,共 24 条;五代用例仅分布于 1 部作品,共 1 条;宋代用例分布于 11 部作品,共 22 条;元代用例分布于 2 部作品,共 2 条;明代用例分布于 3 部作品,共 3 条;清代用例分布于 17 部作品,共 25 条。

(二)“八哥”的分布与使用

汉语的“八哥”可以有两种意义,一是排行或亲属称谓,二是鸟名。在现代汉语语料库和古代汉语语料库中,两种意义的用例都有。

在古代汉语语料库中,“八哥”分布于 27 部作品,共有 80 条用例。其中,分布于五代、宋、明、清共 14 部作品的 58 条用例用来指称人名,如“胡八哥”“黑八哥”“耶律八哥”“彦八哥”等;而分布于明代 6 部作品的 9 条用例、清代 4 部作品的 4 条用例、民国 3 部作品的 9 条用例,共 13 部作品的 22 条用例用来指称鸟名。在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使用“八哥”的用例共 259 条,其中,有 8 部作品共 100 条用例用来指称人名,其余 159 条用来指称鸟名。

北京大学 CCL 在线语料库“鸚鵡”“八哥”检索的结果,见表 1:

^① 详见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② 详见 <https://news.sina.com.cn/c/2003-10-15/2055924691s.shtml> [2003.10.15]。

表1 “鹁鸽”“八哥”使用检索结果

词	使用时代	用例总计	人名		鸟名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鹁鸽	古代	106	0	0%	106	100%
	现代	10	0	0%	10	100%
八哥	古代	80	58	72.5%	22	27.5%
	现代	259	100	38.6%	159	61.4%

(三) “鹁鸽”“八哥”的历时更迭

“鹁鸽”为汉语固有词，在春秋时期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南唐改“鹁鸽”为“八哥”后，“鹁鸽”仍继续使用。我们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南唐作为一个偏安的朝代，极盛时期的疆域包括现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以及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东部，统治范围有限。二是由于从西汉开始，统治者独尊儒术，把经典的文言文奉为万古楷模，流传下来的作品使用的大多是文言文书面语言，即使“鹁鸽”“八哥”共存并用，但文人进行创作时也倾向于选择“鹁鸽”这个更为古雅的词。

通过检索历代文献，我们发现明代以前的五代、宋代时期的作品使用“八哥”时，一般都用来指称人名，用来指称鸟名的“八哥”，在《西游记》《封神演义》《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等明代小说中都有用例。明代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话本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表现市井百姓的生活及思想意识，使用的也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口语。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八哥”这个“俗字俗语”成为更加活跃的家喻户晓的鸟名，而“鹁鸽”却变成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只存在于古籍和现代工具书的词语。

三 “八哥”替代“鹁鸽”的地理历史背景

语言符号是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群观察认识所处生活环境中的事物形成特定的概念，再用特定的语音形式与之对应形成的。如果说近代汉语用“八哥”取代古代汉语的“鹁鸽”，那么“八哥”的来源是什么？我们需要从八哥鸟的分布区域、在这一区域居住的人群及其语言以及南唐时期的地理、历史等诸多角度来考察分析。

(一) 八哥鸟的生存环境及地理分布

野生的八哥鸟在中国南方种群数量较多，是一种重要的农林益鸟，栖息于海拔2000米以下低山丘陵和山脚平地带的次生阔叶林、竹林和林缘疏林中，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以东，河南和陕西以南的平原地区，东南沿海台湾、香港和海南岛一带^①。洞庭湖、鄱阳湖两湖平原一带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八哥鸟的生殖繁衍，自然环境中有大量野生八哥鸟种群。

(二) 苗族先民三苗的居住区域

苗族是历史悠久、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学界普遍认为苗族先民是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及其后的三苗。《战国策》《韩非子》《史记》等上古汉语文献都有关于三苗居住区域的记载，如《战国策》（何建章 1990:813）：“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

^① 详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B%E5%93%A5/385735?fr=aladdin> [2021.1.10]。

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翁家烈（2010）指出，苗族“初始生活于黄河中下游。涿鹿之战后，渡河南移住居江淮平原。复遭驱赶而被迫西迁。于东汉及其以后，陆续或西进、或南下、或北上，分别自今湖南、四川、广西迁入贵州之黔东北、黔西北、黔东南得以相对地定居”。梁聚五（2009:21）认为王桐龄关于扬子江流域7省（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为苗族分布地的观点是正确的。据《松桃苗族自治县志》（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6:134）记载，松桃苗族先民是起源于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的远古氏族部落、发展至江淮一带的“三苗”、延伸于沅江支流五溪一带的“五溪蛮”的后裔。

（三）“八哥”很可能借自苗语湘西方言

五代时期，南昌是南唐的都城之一，是南唐政权首脑所在地（胡耀飞 2015），与此同时，湘西苗族先民曾生活在鄱阳湖的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南昌周边地区曾是不同群体的杂居区域。在苗族使用的苗语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川黔滇方言中，从两湖平原沿长江向西，离南唐都城南昌最接近的就是苗语湘西方言。因此，为了避南唐后主李煜的名讳，而借用苗语湘西方言中当地居民所熟知的 $pa^{42}ko^{22}$ “八哥”取代“鸪鹑”就有很大可能性。

四 “八哥”的苗语、汉语语音对比

（一）苗语方言的“八哥”

中国境内的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湖北、重庆、海南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贵州省的苗族最多。苗语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川黔滇方言之间差异很大，无法通话。从苗语方言区的地理分布来看，湘西方言主要分布于湘西和黔东北，黔东方言主要分布于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以及桂西北，川黔滇方言主要分布于川南、黔西北、黔西、黔中南、滇东北、滇东南、桂西北。现在苗族及苗语分布的这些区域为云贵高原自西向东下降的缓冲地带，形成不同类型的高山台地和大小不同的丘陵、平地。尽管都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但是季节气温差别明显，高山台地海拔高，几乎没有野生的八哥鸟种群。有学者指出，多次苗语田野调查发现分布在高山台地的苗语方言词汇中没有“八哥鸟”^①。根据《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 1987），苗语黔东方言的“八哥”读为 $a^{53}nin^{55}$ 或者 $no^{13}a^{53}nin^{55}$ ，与汉语“八哥”的读音没有关联。湖南武陵地区为云贵高原末端，气候适合野生八哥的栖息繁衍，苗语湘西方言“八哥”的读音与汉语最为接近，如松桃大兴的 $pa^{42}ko^{22}$ 、花垣中心的 $pa^{335}ko^{55}ər^{11}$ 、花垣丹青的 $pa^{53}ko^{53}$ 、泸溪小章的 $pa^{53}qo^{35}noŋ^{24}$ 。

（二）苗语湘西方言的前缀 $pa-$ 作鸟虫类的词汇性分类成分

陈其光（1993）认为，苗语前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区分名词内部的小类。李云兵（2002）指出，在苗语湘西方言常用的3个前缀中， pa^{44} 用作小称类名词前缀，小称类名词主要是虫豸类、类似虫豸和一些抽象名词及贬称名词。通过语言调查以及查阅苗语湘西部方言的资料，我们发现 $pa-$ 可作鸟名的前缀。下面列举的语言材料包括苗语湘西方言7个语言点的部分鸟虫类名词，其中，松桃大兴苗语材料为作者调查所得，其他6个语言点的材料引自杨再彪（2004:266、268-271）。先看表2：

^① 此据云南师范大学余金枝教授提供的信息。谨致谢忱。

表2 苗语湘西方言带 pa- 前缀的鸟虫类词语表

词语	大兴	吉卫	阳孟	中心	丹青
八哥	pa ⁴² ko ²²	——	——	pa ³³⁵ ko ⁵⁵ ər ¹¹	pa ⁵³ ko ⁵³
乌鸦	pa ⁴² ou ⁵⁴	pa ⁴⁴ o ⁵⁴	pa ⁴⁴ o ³⁵	pa ³³ o ³¹	pa ⁵⁵ a ³¹
燕子	pa ⁴² ku ⁴⁴ maŋ ²²	po ⁵⁴ ku ³⁵ maŋ ²²	——	——	——
萤火虫	pa ⁴⁴ no ⁵⁴ tu ²²	pa ⁴⁴ naŋ ⁴²	pa ⁴⁴ maŋ ¹¹ qe ⁵⁴ qe ⁴⁴	paŋ ³¹ maŋ ³⁵ qe ³³ qe ³³	——
蝴蝶	pa ⁴⁴ pu ⁴⁴	pa ⁴⁴ py ³¹	pa ⁴⁴ py ¹¹	——	pa ⁵⁵ be ³¹ maŋ ⁵⁵
蜻蜓	pa ⁴⁴ tei ⁴⁴ ta ²²	pa ⁴⁴ ta ²²	pa ⁴⁴ te ⁴⁴	——	pa ⁵⁵ du ³⁵ dei ³¹
蟋蟀	pa ⁴⁴ qo ⁴⁴ pja ⁴⁴	pa ⁴⁴ qo ⁵⁴ pja ⁴⁴	pa ⁵⁴ qo ³⁵ pja ²¹	pa ³³ dzei ⁵⁵ li ⁵⁵	——
蜘蛛	pa ⁴² ku ³⁵	py ³¹ ku ³⁵	pa ⁵⁴ ku ³¹ ka ¹¹	po ³¹ gu ⁵⁵	——

苗语湘西方言西部土语与东部土语泸溪小章话有明显的差别，泸溪小章话也有前缀 pa-，如 pa⁵³qo³⁵noŋ²⁴ “八哥”、pa⁵⁵a⁵³ “乌鸦”、pa⁵⁵qo³³tsy⁵⁵ “蜘蛛”等。

《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118-122）收录了较多与“八哥”一词相对应的词语，如果不考虑后缀“-子”“-儿”，则湘语、赣语、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的多个方言点用来指称八哥鸟的词语，其语音形式的声母多为 p-、k-。详见表 3。

表3 汉语方言中表“八哥”义的词语及其语音形式

方言区	方言点		词语	语音形式
湘语	湖南省	长沙话	八鸽子	pa ²⁴ ko ²⁴ tsɿ ⁰
			八哥子	pa ²⁴ ko ²⁴ (ko ³³)tsɿ ⁰
赣语	江西省	南昌话	八哥子	pat ⁵ kot ⁵ tsɿ ⁰
		波阳话	八哥子	pɔ ⁴⁴ ko ¹¹ tsɿ ⁰
西南官话	贵州省	沿河话	八鸽子	pa ²³ kyr ²²
江淮官话	安徽省	安庆话	八钩儿	pa ⁵ kiər ³¹
		合肥话	八哥子	pɛʔ ⁴ kɛʔ ⁴ (ku ²¹²)tsə ⁰
	江苏省	涟水话	八鸽子	paʔ ₂ koʔ ₂ tsɿ
		南京话	八哥子	paʔ ⁵ ko ³¹ tsɿ ⁰
扬州话	八哥子	pæʔ ⁴ kyu ⁴² tse ⁰		

（三）苗语、汉语中“八哥”的语音对比

语料显示，苗语湘西方言同样把“羽毛黑色，头部有羽冠，吃昆虫和植物种子，能模仿人说话的某些声音”的鸟称为 pa⁴²ko²² “八哥”，与汉语的 pa⁵⁵ky⁵⁵ “八哥”基本一致。“八”中古汉语帮母山摄黠韵开口二等入声 *pat；“哥”中古汉语见母果摄歌韵开口一等平声 *ko。

对比“八哥”中古汉语语音和苗语语音，可以作这样的分析：①声母方面，“八”为上古汉语帮母 *p-，与苗语湘西方言表鸟名前缀的声母 p- 对应；“哥”为上古汉语见母 *k-，与苗语湘西方言表鸟名语素的声母 k- 对应。②韵母方面，汉语“八”的韵类是前低元音 *-a-，与苗语湘西方言的对应较为复杂。在苗语湘西方言各土语中，吉卫、松桃、凤凰等语言点分 a-a，阳孟、中兴、小章、丹青、蹬上等语言点不区分 a-a，阳孟、中兴、蹬上等语言点的发音偏

前 a, 丹青、小章的发音偏后 a, 因此, 阳孟、中兴、小章、丹青、蹬上等语言点无论是偏前的 -a 还是偏后的 -a, 都可以与中古汉语 *-a- 对应; 吉卫、松桃、凤凰等 a-a, 可以标为 -a, 也可以标作 -a, 可用 -a、-a 来与中古汉语的 *-a- 对应。③声调方面, 苗语湘西方言多数土语前缀的声调有两读现象, 前缀 pa- 的意义比较虚, 声调不稳定。但是苗语湘西方言的 pa-ko “八哥”与汉语的“八哥”读音基本一致, 汉语的“八”与苗语湘西方言读作 pa⁴⁴、pa³¹、pa⁵³、pa⁴² 相似。苗语湘西方言吉卫话的前缀读为 pa⁴⁴, 调类为第 7 调, 与汉语“八”的调类一致, 均为阴入声, 这正好能说明汉语的“八哥”的读音与苗语湘西方言的 pa-ko “八哥”的读音最为接近, 两者关系密切。

(四) 汉语“八哥”的可能词源及类推构词

由于历史的原因, 相对于少数民族而言, 汉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 少数民族语言中有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借词。同时, 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相处, 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 由于民族交往交流, 导致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 汉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借自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 这都是很正常的。苗族与汉族长期接触和交往, 苗语和汉语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接触关系。汉语对苗语的影响大于苗语对汉语的影响, 因此, 学界大多从苗语中的汉借词角度来研究苗语与汉语之间的词汇借贷关系。但不可否认, 汉语的词汇中也会存在苗语借词。李锦平(2004)认为在苗族聚居地区, 当地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受苗语的影响都比较明显。名词“八哥”在汉语词汇系统中, 无法解释其构词的理据, 但苗语湘西方言的语音形式与汉语接近, 且可以很好地解释构词理据, 即: 前缀+语素=名词“八哥”。因此, 我们认为, 汉语“八哥”的词源可能来自苗语湘西方言, 两者为关系词。

我们认为汉语只是用“八”“哥”来音译苗语的 pa⁴²ko²² “八哥”, 其语音形式进入汉语后, “哥”的语素义强化了人对八哥鸟乖巧、人格化的认知特征。汉语“哥”指称人时, 可以构成不少新词。由于鸚鵡、鸚鵡等鸟类也有与八哥鸟类似的特征, 因此, pa⁴²ko²² “八哥”从苗语湘西方言进入汉语后, 按类推构词原则, 把“鸚鵡”“鸚鵡”也称为“鸚哥”“鸚哥”。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指称鸚鵡的鸟名“八哥”不是汉语固有词, 这个为避南唐后主李煜名讳而产生的名词很可能源自苗语湘西方言。其中, “八哥”的“八”借自苗语湘西方言表示鸟虫类动物的名词前缀 pa-。汉语借入苗语湘西方言 pa⁴²ko²² “八哥”后, 按类推构词原则, 产生了“鸚哥”“鸚哥”等新词。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 长期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语言相互接触, 民族语中有大量的汉语成分, 汉语中也有多种民族语的成分。汉字构字、汉语构词都有较强的理据性, 同时, 也存在一些解释不通的现象, 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从汉语与民族语的接触和影响中寻求痕迹, 或许会豁然开朗并有新的收获。“八哥”就是一例, 仅作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 [1] 陈彭年等. 2002. 《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2] 陈其光. 1993. 《苗瑶语前缀》, 《民族语文》第 1 期.
- [3] 段成式. 2007. 《酉阳杂俎》, 杜 聪校点, 济南: 齐鲁书社.

- [4] 冯梦龙编纂. 1989.《全像古今小说》，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 [5]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8.《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6]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6.《松桃苗族自治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 [7] 何建章. 1990.《〈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
- [8] 胡耀飞. 2015.《据上流而制根本：南唐迁都南昌府考》，载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28辑）第135-144页，西安：三秦出版社。
- [9] 李锦平. 2004.《论苗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
- [10] 李云兵. 2002.《论苗语名词前缀的功能》，《民族语文》第3期。
- [11] 梁聚五. 2009.《苗族发展史》，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 [12] 何宁. 1998.《〈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 [13] 宋金龙. 1987.《〈荆楚岁时记〉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14] 翁家烈. 2010.《贵州苗族迁徙史之特点及其意义》，《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
- [15] 吴曾. 1941.《能改斋漫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 [16] 徐振邦. 2013.《联绵词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17]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 1999.《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
- [18] 许慎. 1963.《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
- [19] 杨再彪. 2004.《苗语东部方言土语比较》，北京：民族出版社。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21] 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 1987.《苗瑶语方言词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An Etymological Study on the Chinese Bird Name “*Bage* 八哥”

CHEN Hong and ZHAO Wei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textual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the etymological origin of the bird name “*bage* 八哥” in Chinese. This species of birds, originally called “*quyu* 鹁鸽” in Chinese, is referred to as “*bage*” because of the name taboo of Li Yu 李煜, the last ruler of the Nan (Southern) Tang dynasty. However, the name “*bage*” is unexplainable from inside the Chinese lexical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migration history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and the sound relationship of “*bage*” in the Chinese and Miao languages, it can be roughly inferred that “*bage*” is likely to be a loanword borrowed into Chinese from the Xiangxi dialect of the Miao language by way of phonetic borrowing.

[Keywords] *bage* 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quyu* 鹁鸽(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Chinese language Miao language loanword

(通信地址: 300072 天津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本文责编 李云兵】